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

古者有整

謀

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一說整放髮也綰繞頸

而已皆無飾也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

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當也懷歸也

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夭折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豈牽也

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褻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

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

日則不勝暑熱蚤蚩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綏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索功

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耜屬蜃

黃帝一木鉤而樵抱甌而汲鉤鑱也樵薪蒸甌武

幽州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桔臯而汲椽樵三輔謂之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

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鞫祖躋而超千里肩負僮躋之勤也

鞫躋鞫鞫也而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遠而不勞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

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

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然生於子男從

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

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

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下

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下

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

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

遠之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者也有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聖即周夏后氏

棺擗以瓦廣二尺長四尺殷人用擗用栢為擗厚

制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擗

今要扇畫文挿置棺車箱以為飾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周人祭於日出

夜祭之也於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

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矩夔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 護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 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

之女母禮為總麻 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 蓼侯皐陶之後 偃姓之國侯也 今在廬江古者大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 陽侯見蓼侯夫人美 先 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

能作禮樂不 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專獨制事無由已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詐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屨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

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  
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  
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  
寵位行其所好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禮之行  
非隨時禮也一定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  
之法非隨時法也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  
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  
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  
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  
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  
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  
順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  
也氣堅緻也商樸不爲  
詐也女重貞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正無邪也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旣弊之民是猶  
無鏞銜鑿策鋅而御駢馬也鏞銜口中中央鐵大如  
雞子中黃所制馬口

也。鍛搦頭箴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也。結繩以前也。

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

日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人。誓亦不違。周

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

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

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

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刃也。擊無鐵刃也。

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也。以臨敵城衝。

突壞之渠漸也。一曰渠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甲名。檐，櫛也。所以禦矢也。

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

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

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

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

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

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

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

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

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

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方枘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

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

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

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又而不忘者其唯繩  
 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其大臣

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在也一將相攝威擅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

將相攝威擅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

難殺簡公之難

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

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

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

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

制

狗之驚以殺子陽

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

此剛猛之所致也今

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

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定趨歸也安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清之則焦而

不謳焦悴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

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

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

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

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用

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月潘

汶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呂

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無術以

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

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

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

以上賢宗祀肖父是以右鬼右全性保真不以物

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注角鳥以辨已命川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累已身形也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方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華所是八寅所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

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

事者振鐸鐸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辯於事故取

小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故寫其形鑄金人以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君何是也橐之稅以供國用

箕賦輸於少府

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如今之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

臨洮西之縣

漢陽東至會稽浮石

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

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南至豫章桂林

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

郡桂林郡北至飛狐陽原

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伏

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

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

言滿溝也

存亡繼絕

漢高祖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

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

才過千人為萬人為英

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白死而給

代一生

以爭天下之權

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

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言尚武也

建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

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

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

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

池揚干戚

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于楯戚

斧也春秋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

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

理塞也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

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

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

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

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

王誅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甲子尅之  
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  
功燕伐齊而伐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國  
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  
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故亂

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

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姜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

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

道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而去也故曰却之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

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潘廙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衰讀維微讀救恭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

謂舉足蹙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

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

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

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

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

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

曰拯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

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  
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  
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  
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  
窮遠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  
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  
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

非矣

結猶衆也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

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

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也

也

乾

干

鵠知來而不知往

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

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

此

修短之分也

昔者萇弘周室之

執數者也

萇弘周景王之大夫數曆術也

天地之氣

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

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

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

范氏世為婚姻

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

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萇弘以釋之

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

也

鞫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

車裂之患

蘇秦洛陽人羸籠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籠囊襜褕步

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徐偃王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大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怨於吳王夫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此皆達於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

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

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

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

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

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

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

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

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

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水激興波高下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

曰冬死者衆也齊麥夏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

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  
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冑  
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也管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  
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  
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

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

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

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涪不能生鱣鮪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

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而蜂房不

容鵠卵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夫人之情莫

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

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

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之大駟駟驕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

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仲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

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

缺者不為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一說訾毀也行有毀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自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在庶人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紂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

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

肖象者衆入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

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

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

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芴藟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劔工惑劔之似

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砮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

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

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劔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惡水如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

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

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

刀鉤也



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  
 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所不  
 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  
 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

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

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

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

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

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

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

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

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

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  
 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  
 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  
 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  
秦納已之敗秦與兵伐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  
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食馬肉者三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

作三直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

三甲也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束也百姓皆說乃矯

箭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寸也刀以伐

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

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

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相魯七日日誅之於東觀之下

之姦禁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

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巳順其天性故易為不

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

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

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

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

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

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

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

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

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

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  
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  
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  
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  
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  
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  
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  
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  
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  
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  
溜水足以溢壺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  
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  
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欽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  
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  
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扣毛者為駒犢  
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籠蜃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又血為燐磷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噪交陽陽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

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

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

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

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  
大高祖也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

佳有鳥獸解 巳命川 三八

祖軒其肘

軒擠也

枕戶構

蘭

而卧者鬼神蹠其首

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

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

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

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絺

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

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

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

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

資用也

相戲

以刃太祖軒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

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

累恐也

枕戶構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

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

虛孔也

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

粗掬

角也者離者必病

離遭也

故託鬼神以伸誠之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

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  
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  
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  
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  
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  
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

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  
也託祀於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

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竄竊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  
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  
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兔爲走而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